

彭名燕 著

日尔曼式的结婚

阴差阳错

——在中国女作家的海外经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100027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

撞击与差异

日尔曼式的结婚

学院图书馆

I247.5
1863
1

彭名燕 著

日尔曼式的结婚

091016



女子学院 0008410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耳曼式的结婚/彭名燕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1

ISBN 7-5006-2259-7

I. 日… II. 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1612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香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9.25 印张 2 插页 179 千字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2.20 元



彭名真

祖籍江西南昌，生于成都，长于重庆。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从事20年、1982年始从事影视文学创作，其电影《黄山的姑娘》曾获全国优秀影片奖，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奖，其它影视作品如《嘿，哥们儿》《嗨，姐儿们》《这世界不会寂寞》等也深得好评。八十年代末，其笔触转入文学，长篇小说《世纪贵族》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一等奖。此外还著有《东方男性》《公天小船外传》等。

作者现为深圳市一级作家。

彭名真

著名作家彭名燕继长篇力作《世纪贵族》之后，又推出了此新作。她以幽默的笔触，妙趣横生的语言，记述了女儿小佳与德国丈夫霍夫曼结婚前后的趣闻，将日尔曼式的结婚场面描写得有声有色，并以一个异国丈母娘的身份，渗入了德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从而展现了一幅欧洲大陆人文、习俗的风情画。着眼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描写了奋斗在异国他乡的同胞的艰辛，并热情歌颂他们的成就。她自己则在这种差异中逐渐找到了两种文化的融汇点，从不习惯到习惯。

从不满意到满意、从不认同到认同，她终于承认了那位比女儿大23岁的德国女婿，并为女婿和女儿祝福。书中所出现的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主人、佣人、教师、学生、学者、官员、画家、工人、商人都极富个性，非常真实。作品中所出现的汉堡、弗莱堡、海德堡、斯图加特、巴黎、布鲁塞尔等欧洲大都市风情万种，独具文化特色，在喧嚣中展示着宁静，在宁静中激荡着沸腾。这是一部集知识性、可读性、文学性于一体的好作品。

李珣儒

戴霞龄

张朋

张朋

目 录

一	回音	(1)
二	车·路·人	(6)
三	月光小夜曲	(11)
	圆润的旋律	(11)
	杂乱的音符	(15)
四	狂热进行曲	(21)
	小快板	(21)
	急板	(25)
	加急的急板	(31)
五	巴黎	(34)
	巴黎大情人	(34)
六	严父·童心·好人	(60)
	大处不算小处打转	(60)
	不锈钢的精力	(68)
	幽默·热情·小心眼	(74)
	他不是国际流行色	(86)
七	马克西	(94)

	贵族“小姐”	(94)
八	含苞欲放的花儿	(104)
	风风雨雨总是情	(104)
	我行我素仍是情	(108)
	“干戈”“玉帛”都是情	(115)
九	日耳曼式的结婚	(124)
	红色的困惑	(124)
	蔚蓝色的惊奇	(126)
	姹紫嫣红的欣喜	(129)
	墨绿色的抚慰	(131)
十	洋女人大写意	(135)
	洋女人大写意	(135)
	瓦格曼夫人	(136)
	欧蒂	(153)
	施班哈特夫人	(169)
	埃伦	(179)
	伊莎贝特	(186)
	梅莉塔	(191)
十一	山一样的性格	(201)
	山一样的性格	(201)
	河	(202)
	房	(204)
	路	(206)

	钟·奶酪	(208)
	人·孩子	(212)
十二	游子情	(220)
	宝贝儿的妈妈	(220)
	史坦威钢琴的中国情结	(227)
十三	哈罗，陌生的朋友	(236)
	如诗的汉堡之行	(242)
十四	杂音	(261)
	杂音也有韵	(261)
十五	异国情趣拾零	(264)
	浮云·看牙	(264)
	浮云·修鞋	(266)
	浮云·让食	(268)
	浮云·赖账	(270)
	浮云·骗术	(271)
	浮云·失窃	(275)
十六	婚宴	(278)
	百合幽香的心动	(278)
	五光十色的感触	(282)
	咖啡色的好运	(285)
	透明的答谢	(289)

一 回 音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有些恨那个日耳曼男人。是他，改变了我女儿小佳一生的命运。我和丈夫为我们这惟一的孩子设计的蓝图怎么竟会变成这样呢？我曾问过小佳：“如果他不主动向你求婚，你会想到与他共同生活一辈子吗？”小佳倒是很诚实，她回答：“不会。”是的，她哪能想到自己会嫁给一个比她大 23 岁的德国男人呢？如果小佳不去德国求学，如果小佳在德国不是住在他家，如果他妻子仍然活着，如果、如果……小佳啊小佳，你有那么好的综合条件——美丽，苗条，北大毕业，一口好英语，知识面广，嫁给已经歇顶、有两个女儿的霍夫曼，的确有点可惜啊！我这个当母亲的无法想象还是个孩子的女儿突然要去面对一个复杂的家庭，她能处理得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吗？那两个与她素昧平生的女儿能容得下一个年轻的东方姑娘去分享她们父亲的爱吗？霍夫曼对小佳的求婚实际上是对我们当父母的一个挑战，我们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头脑发懵。

女儿嫁给异国人这本身就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加上霍夫曼足以当长辈的岁数，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再加上他已有两个女儿，这更是东方人无法接受的事实。不仅我，连我的母亲、姐姐、哥哥，都闻声而恼，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我制止女儿的“不理智”。我们家是世代书香，儿女后代都本本分分

嫁人、娶亲，图一个门当户对、年龄相当。我很清楚，小佳此举等于是对彭家的叛逆，用我 80 高龄老母的话来讲，就是：我舍不得啊！

我也舍不得，于是在电话里我对小佳说：“我不同意。”

小佳问：“为什么？”

我答：“太简单了，你应该找一个比霍夫曼年轻得多的丈夫，而且是中国人！”

小佳很冷静：“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同龄男孩毛手毛脚的不成熟，从来不喜欢！至于中国人或外国人这更不是个问题，德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我找一个有教养的德国丈夫是很有档次的行为。”

我喊叫起来：“他已有两个孩子……”

“那又怎样？我很喜欢他的孩子……”

“按我们东方的观念，你这叫填房，这是很不好听的呀！肯定会造成舆论上的沸沸扬扬，我们当父母的受不了这种责难。”

“为什么？”小佳总喜欢问为什么。

“人家以为我们贪霍夫曼的钱，出卖女儿。”

“霍夫曼只是德国的中产阶级而已，他的钱不多。况且我从没问过他有多少钱，谈何出卖？”

我一时语塞，我没法说服小佳。她是一个看上去很柔弱，实际上主意大得很的孩子，从小就是。她办一件事总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但如果我们反对，她会拿出一千条理由说服我们，直至目的达到。我知道，我是无法说服她了，只好说：“婚姻大事，父母的意见仅供参考，你自己拿主意吧。”事情

就这样定夺了。女儿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标准，两代人之间要达到共识并非易事。纵使我心里有千万个结，想叫下一代来解开它，也只能让时间来舒展了。

果不出所料，1994年春节，霍夫曼为了征得我们彻底的同意，与小佳一起到深圳探亲，凡是见过他的朋友和亲戚没有一个不责备我们：“你怎么舍得把女儿嫁这样一个老头子？”

“如果他有上亿财产倒也罢了，如果没多少钱，你女儿嫁他做什么？国内和香港有钱人多得是，你女儿可以大把地挑啊。”

说起来也怪，人们越反对，我那动摇的心反倒坚定了。霍夫曼又不是骗子，又不是无业游民，又不是没档次的人，又不是没教养的人，他是堂堂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是堂堂的律师、堂堂有身份的德国男人，正正派派靠本事吃饭的男人有什么不可以嫁？！也就是在这年春节期间，我默认了他对我女儿的求婚，别人反对不反对我已不太在乎了，就算我出卖了女儿，我出卖的是自己的女儿，又没有出卖别人的女儿，总不能算是大逆不道吧？！

不过当我们接到霍夫曼请我们去德国做客并参加他们婚礼的邀请时，我和我先生又犹豫起来。我们要直面一个德国的家庭，直面一个不太情愿的现实，直面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氛围，可比不上去异国旅游或是代表团访问什么的，三个月漫长的时间能呆得住吗？想来想去，我们决定，这次出国由我当代表，日期从三个月减到一个半月。一旦决定了，成行的日期就迫在眉睫。本来应该十分欣喜的我，却变得忐忑起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应住在德国人家里的生疏滋味儿，

我一不会德语，二不会英语，三不会认路，四不会喝啤酒，要同霍夫曼本人，他的两个女儿，他的管家，他的清洁工，他的姐姐、姐夫，他的朋友，以及他去世的妻子改嫁以后带过来的儿女打交道。这该是一件多么怵头的事！当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时，眼皮下面那些红红绿绿富于刺激的灯火也没有激起我多大的激情，我心里总是顽固地出现一个念头：他如果爱上的不是小佳而是别人就好了。

90年代了，中国已经现代得连爱情都不可靠了，德国人的爱情可靠吗？家庭可靠吗？儿女可靠吗？朋友可靠吗？那方对我来说陌生得如月球的土地能容得下一个东方文弱女孩奔波的足迹吗？

是的，我的确应该去看一看女儿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去看一看地球西半边的人们是怎样生儿育女的，母亲的职责在异国召唤我，于是，我心坚如钢了。

从香港到法兰克福要飞13个小时，我以为自己又会像过去出国那样一分钟也不能入睡。我错了，居然睡了一路，清早六点五十分到达法兰克福时精神格外好。手里捧着小佳从德国给我发到深圳的传真。上面是德中两种文字对照的几句问话，以防我走丢失时好出示它。小佳对父母的关心是很细腻的，是个好孩子！

还没到提行李处就看见霍夫曼特准进站接我的胖胖的身影。我大叫一声：“霍夫曼！”立刻就有“彭铭燕”的大声回应，他看上去比我显老，自然免了妈妈这一伟大的称呼。

就这样，我货真价实地到了欧洲，到了德国，到了我女儿的第二故乡。

在那高大的机场里，我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回音：霍夫曼，霍夫曼，霍夫曼……

全看你的了，霍夫曼。我能不能承认你，能不能爱上你的祖国，能不能爱上生活在这一片充满上帝垂赐的土地上的异国同胞，全看你的了。

091016

二 车·路·人

高速公路是二战时希特勒发明的，可它并没有为希特勒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却缩短了人类通向和平、富强的时间和距离。我虽然不知道欧洲的高速公路加起来能绕地球几周，但我却深切地感受到在蜘蛛网一般密密麻麻的高速路上驰骋那令人销魂的陶醉和晕眩。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村镇之间距离特别近，不像中国，大城市人口密集，城市的间隔很长，北京到天津、深圳到广州都需一个多小时。如果在欧洲，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起码经过了五个大城市，无数中、小城市。高速公路就像一个硕大的棋盘，将那些棋子般的城市网进了它的脉络，我甚至感觉德国像一个大城市，城市们则像一个一个区，好像深圳的福田区和南山区的间隔。当你到达一个城市时，就可以感觉到下一个城市的脉动。有了神奇的高速公路网，在德国旅游，无论自己开车，还是乘旅游大巴，都会感到十分方便，更不用说那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铁路线了，一个盹还没打完，目的地到了。车没坐够，常常希望路长一点，真是有些感觉错位了。

1994年5月9日，德国时间早晨七点，我乘坐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过13个小时的空中旅程，到达了法兰克福机场，开始了我赴德探亲的第一步。

那是一个迷人的温暖的蔚蓝色的星期天。那方方正正的

机场，排列得像棋阵般的停车场，机场边检先生有分寸的笑脸，女儿小佳见我时孩子般尖厉的叫声“妈妈”……永远输入我记忆的程序。

从法兰克福到明星格拉德巴赫，霍夫曼驾着他那辆最新型号的雪铁龙在高速公路上开飞车，表上最高速度达260。他说：“我第一次开这么快的车。”我说：“我第一次坐这么快的车。”一路上他滔滔地讲解沿途风光和高速公路的分布，对我这个东方丈母娘奏响了殷勤的前奏，女儿小佳两头翻译，表现出对妈妈的高度责任。

几个小时的路途一点不使人疲乏；那一尘不染的路面，路旁大片的树林和草坪，一座紧挨一座的城镇，公路上络绎不绝的飞车，从外国开来的拖家拉口的加长旅游车，车顶上架着两部单车去参加单车马拉松赛的方型车……我享受着全新的感觉，编织着各种奇想。一会儿以为是在通往天国的途中；一会儿以为是在向逝去的古老世纪回奔；一会儿以为到了不真实的童话世界；一会儿以为前面没有终点后面没有起点……这些奇想源于道路两边像白雪公主住的一幢幢小洋楼，一个个教堂尖顶上威严的十字架，一座座绿得寂寞美得冷艳的花园，一堵堵保护居民长似长城的隔音墙，一方方静谧凝重的墓地以及那些足有800年历史之久的方形古堡……它们以各自的姿态，展现着同一个主题——和平，富足。以后每次在高速公路上驱车，这种似睡非睡、似梦非梦的新奇感觉从来没有消散过，简直无法将眼前的一切与战争，与希特勒联系起来。那场噩梦过去仅仅50年，我却感觉已经是500年前的事，日耳曼人勤劳的双手硬是把一块丑陋的疮疤医治得

白璧无瑕。上帝惩罚了希特勒，却怜惜了善良的人民。他是公正的！

欧洲各国的高速公路大体一样，质地优良，如履镜面。对于家家有私车又酷爱旅游的欧洲人来讲，高速公路是生命的一条枝蔓。一到节假日，城市里人迹稀疏，几乎家家都在高速公路上奔波。就霍夫曼而言，周末几乎要花去七八个甚至十七八个小时在公路上。那些奔驰、宝马、雪铁龙、雷诺、奥迪、桑塔纳、福特……一个个像骄傲的赛马。抖动着鬃毛，争相比矫健、比速度、比光泽、比轻捷、比优美、比帅气。每当霍夫曼开飞车超过一辆又一辆名牌车时，我的心头总会掠过丝丝快意，揆着劲比车快很有一点儿赌徒上赌场的疯狂。我们超过别人时总要侧头看看那败下去的驾车人，别人超过我们时，我们也不断承受别人得意的目光。只有在欧洲不限速度的高速公路上才能体验到这种竞赛性的瘾头。霍夫曼是个不服输的家伙，谁要甩下他，他肯定铆足了劲赶上去。我们的雪铁龙总是一路领先，酣畅极了！难怪欧洲人从不休旅游。有好车、好路、好风景，路程有多长享受就有多久。在中国，你即使有宝马、奔驰，一路塞车、一路颠簸、一路尘土，满腔游情准被煞了太半风景，中国人实在是还未具备举家旅游的条件啊。

有了路，车，掀起了旅游的大潮；于是高速公路旁的加油站，围绕加油站的咖啡吧，快餐店，冰屋，公共卫生间，礼品店，就一丛一丛地应运而生了。生意之兴隆，买卖之红火，很有点全世界麦当劳的势头。不用说其他的，就卫生间而言，排着长长的队，一个一个很有耐性地等着，就像病人等着看

医生一般神圣。我们去法国、去比利时四次经过比德交界处，作了四次停留。我和小佳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快餐店的番茄汤，而是排长队的卫生间，一人付半个马克，收钱的托盘里摆着高高的钱币，有马克，有比利时法郎、法国法郎，反正用外币全都可以折算。小佳悄悄地对我说：“这里单靠收卫生间费用就发了，地地道道的出口创汇。”这“出口创汇”一词用得也太形象了！

高速公路搞活了欧洲的旅游、商贸，但对人的尊重却最突出地体现在公路上。那些货运车、大集装箱车只能在指定的时间（一般是在夜间）才有资格上路，因此路上从未出现货车与人车争道的现象，更闻不到那些大型货车排出废气的味道，应该说，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只是在到德国的当天，在法兰克福往明星格拉德巴赫的途中，霍夫曼指给我看在路边一个大停车场上停放着的一辆辆装载原木的大卡车，那些车很有耐心、很有修养地静静等候着属于它们的时间的到来。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住的深圳福华村通往皇岗口岸的路上的大货柜车，它们不分白天黑夜，蛮不讲理地横冲直撞，刺耳的隆隆声，刺鼻的污浊气味儿，激起街上飞舞的尘土，阻塞着丁字路口人们通行的唯一要道。在中国，常常感到金钱比人重要，一条条路上拥挤的大车、小车，好车、坏车，电单车、单车，怎么也体现不出作为人的优势与潇洒。据霍夫曼说，10年前的德国也是如此。我们正在步发达国家的后尘，我真希望这一距离快点缩短，快点……

欧洲的高速公路，最豪华的不是德国，而是比利时，只有比利时的高速公路有路灯，颇像广深高速公路上的路灯，只